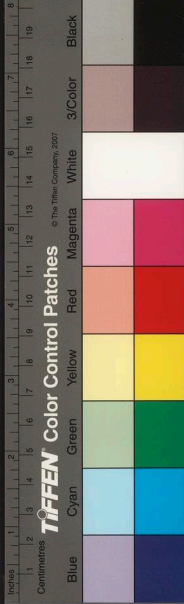


況自昭定而後疏闕尤多歲中不啻
十餘事止一傳或二傳焉其間公如
晉公如齊公會吳于郕之類皆匪細
事皆棄而不傳則非全書也明矣吾
祖菊泉先生以春秋爲仲尼實見諸
行事之書不可闕略也潛心十載別
爲袁氏傳三十卷校之胡氏傳幾五
倍之吾父怡杏府君復作或問四卷
以闡其幽釋春秋者於是乎有完書
矣虛心觀理靡恃已長故不爲訶斥
之論折衷羣說理長則從亦未嘗有
意擊胡余謂世業春秋者所尊惟胡
而胡多燕說不可不闡發以正學者
之趨夫春秋大一統吳楚僭王孽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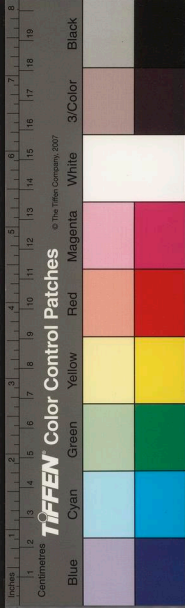
奪嫡皆其所深誅也主傳而奴經信
傳而疑經是僭王也是奪嫡也烏乎
可作鍼胡編

明吳人袁仁譔

鍼胡編叢書六卷

明袁仁譔

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皆傳春秋者也傳未必盡合
乎經故昔人詩云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
始終卓哉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也承君
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
矣於經未必盡合也况自昭定而後疏闕尤多歲
中不啻十餘事止一傳或二傳焉其間公如晉公
如齊公會吳于鄆之類皆匪細故皆棄而不傳則



非全書也明矣近世業春秋者所尊惟胡余懼其
沿派而失源也作鉞胡編

鉞胡編叢書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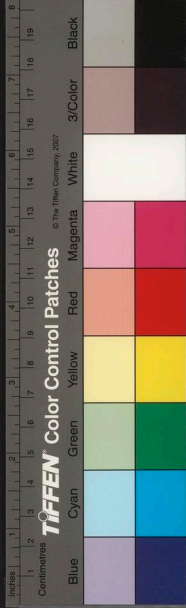
明吳人袁仁良貴甫著

男袁黃校梓

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謂正月為建子之月是也謂春為夏時非也四時
一氣也氣有四始天之氣始於子地之氣始於丑
人之氣始於寅物之氣始於卯物不可以為始而
天地人則可以更建故周正建子朔用半夜春從
子始得天統也商正建丑朔用雞鳴春從丑始得



地統也夏正建寅朔用平旦春從寅始得人統也故春王正月左氏謂周正月是已不然夫子雖聖豈敢擅改正朔乎且謂夏時冠周月經當書冬王正月蓋周之春迺夏之冬也今書春王正月固周時周月矣又何疑乎而又何從而附會之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傳云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按宿邑名也現穀梁今謂宿君與盟則謬矣八年宿男卒穀梁傳云未能同盟以男卒也宿非同盟信矣夫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不稱公則及而盟者魯臣也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則會而伐者亦魯臣也條而盟條而伐皆聽其臣爲之而公若無與焉春秋微旨也故此盟惟重宋而已若謂有宿君而後志豈不悞哉

冬公會齊侯于防

隱九年

傳會于防謀伐宋也按防當作祊字悞耳不然防乃宋邑下文辛巳取防是也豈有謀伐宋而即會



于宋邑者哉防公羊作那故知爲昉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四年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云宰者何官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蓋宰不獨冢宰凡少宰亦宰也宰夫亦宰也胡皆以爲冢宰則悞矣周之制冢宰總百官豈可一日離朝廷者而乃遠使列國乎以伯爲爵亦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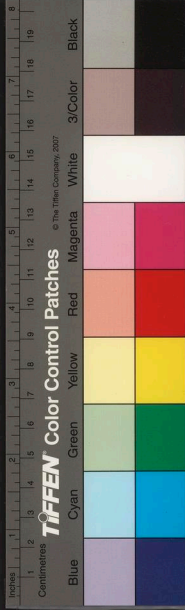
九月丁卯子同生

桓六年

傳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爲公而不拘于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于讓國之義此臆說也春秋王者之書也王者繼而不禪故定嫡庶正名分春秋以王者之道繩天下足矣何必禪哉書曰子同生所以謹世及之禮也

夏五 桓十四

公穀皆以爲傳疑胡氏因之遂謂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夫傳疑者謂事之可疑者也事可疑則闕之禮也五下漏月字有何疑而不益哉儒者泥



文昧理往往見悞書則悞說之三豕渡河弊也久矣

癸巳葬蔡桓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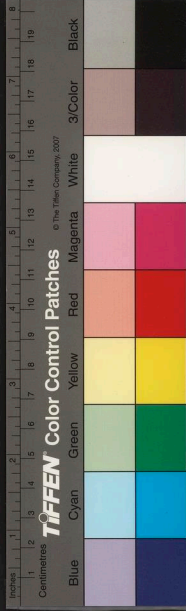
春秋諸侯凡葬皆稱公此獨稱侯啖助以蔡季之賢知請謚也胡傳因之愚聞孔子曰死葬之以禮春秋諸侯犯名僭上雖伯子男皆用公禮葬則書公者明其僭禮也惟蔡季賢葬不僭禮故侯之豈獨以請謚之故哉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莊八年

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鬪死之紛如死于階下皆死節之臣然非孔父仇牧荀息之比父牧息之存亡皆有關於其君者故書之若費與紛如則微者故不書耳今謂費等為逢君之惡為致亂之臣雖死于難與自致于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則過矣若果為致亂之臣則春秋誅意之典安得不書以懲天下惟其無關於治亂故略之耳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皆莊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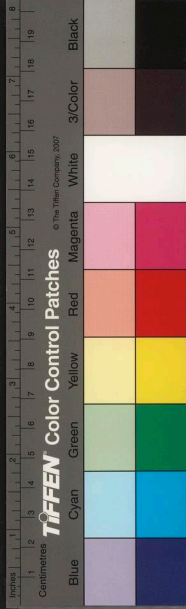
按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胡傳云內不言敗此言敗者爲與復讎雖敗亦榮也及十年齊人侵我而敗之于長勺齊摟宋伐我而敗宋于乘丘胡一則曰責魯一則曰交議之悞矣齊人殺桓公是我其戴天之讎也彼不來攻猶將伐之況入我境而敗之何譏乎胡特泥于詐戰曰敗之一言耳春秋事美惡不嫌同詞有以敗而示與者有以敗而示奪者不以文害詞可也況書我師敗績

敗尚爲榮今書敗齊師豈爲辱乎

夏宋大水

莊十年

胡傳凡外災告則書悞也春秋非諸侯之事乃天子之事也故不獨紀一國之災而紀天下之災按經文云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郟秋宋大水我方敗宋師則宋魯敵國也其不告可知矣梁山崩公羊謂爲天下紀異是也如謂外災告而後書則昭四年夏四月陳災是時陳已亡矣孰告而孰書之耶



冬齊仲孫來

胡傳云不稱使而曰來者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以桓公不能討賊爲使臣不以禮仲孫不能勸君討賊爲事君不以忠此皆過刻之論非春秋本旨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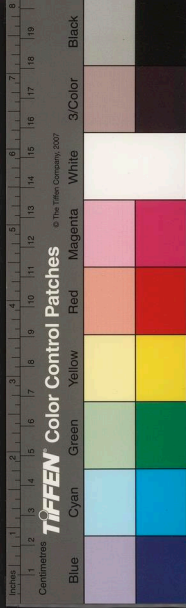
閔元年

傳謂美齊桓有救患之功是也又謂以王命與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則悞矣蓋權不離正非正外有權也世至春秋王綱不振征伐會盟諸侯莫稟命焉此夫子所隱也於其中有能攘夷狄尊中國而救災恤患者則亟與之與之所以尊王也皆正也非權也

冬齊高子來盟

閔二年

傳云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隣此誣之也既曰來盟則必主于平亂矣故公穀皆以爲善之若桓公有取魯之心當在高子未來之先不當在高子受命之日矣



冬十月不雨

僖二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僖三年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二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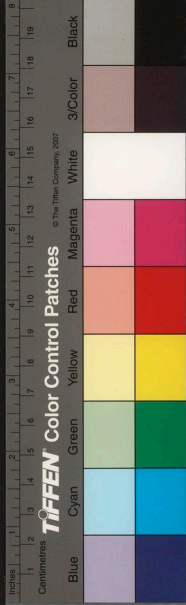
傳據穀梁謂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以僖公之賢文公之怠而例觀之是則有然矣然僖公之時書十月不雨則十一月十二月未必不雨也書正月不雨其二月三月未必不雨也其書法自應每時而一書文公之時十有二月不雨使正月至六月其間或有雨焉則不得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矣既歷時而不雨自應歷時而總書據事紀實故謂之實錄強生意義非讀春秋之法也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人曹人侵陳

僖四年

傳稱桓公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悼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詞退舍召陵結會盟



之禮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此悞也按救鄭會陽穀伐楚次陘屈完來盟桓公霸迹偉矣然而皆所謂假之者也皆仲尼之徒所羞稱者也如存此心以進善雖善亦粗功在王室業滿寰區適足以濟其私而已矣故改此心以修德則可存此心以進善則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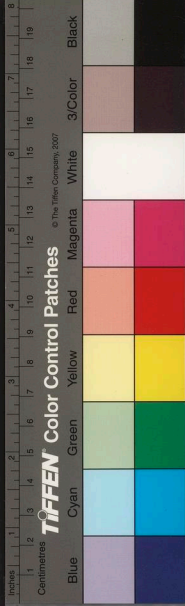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僖五年

傳云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此論甚正既而云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下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下正名義也此臆說不可爲訓名分之嚴一毫不可假一日不可廢奈何屈遠其子以示謙哉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必序于諸侯之上此序王世子于其下者尊王世子也胡傳前說是已非謙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

僖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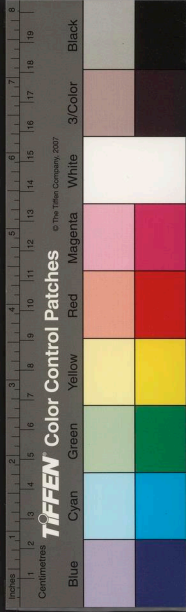


傳云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
也是里克君之也此說謬也里克弑奚齊而曰殺
其君之子奚齊奚齊蓋未踰年之君也卓則踰年
改元矣故書法如是若曰里克君之則宋督弑其
君與夷宋萬弑其君捷豈皆國人不君而督萬君
之者耶

夏之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僖十四年

按左傳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
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此所謂案也胡傳乃謂魯公
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而遂以
季姬歸之其意以季姬書名而未繫諸國爲女而
非婦故背左氏而以意立說然豈有未嫁之女而
與諸侯相會者哉其誣罔甚矣春秋之法有宜稱
字而不稱有不宜稱字而稱者有宜繫國而不繫
有不宜繫國而繫者皆其與奪之微機也今執其
稱字不繫國而疑其爲未適人之女則其讀春秋
也亦固矣況如逆婦姜于齊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皆未婚而稱婦者也齊人執子叔姬齊人來歸子



叔姬皆既嫁稱字而不繫國者也豈未之考耶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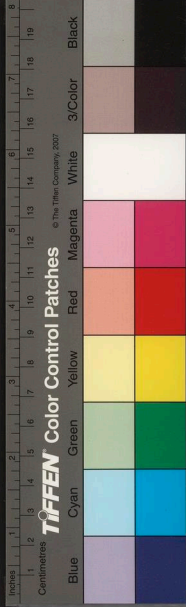
僖二十七年

穀梁云人微者也其侵也稱人其追也稱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此論是也胡云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強以邀魯也此論未必然若伏其強以邀魯何爲追至鄆而弗及也哉既云弗及則齊人無伏可知矣下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亦先稱人後稱師先稱人微子玉也後稱師大文之功也非先寡後衆之謂

春王二月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敗績

文二年

傳曰敵加于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于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與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愚謂敵人以不義來侵諭之詞命可也告于天子方伯可也如謂不當與師則迂矣寇兵壓境宗社安危所係不與師則坐而待之耳況前既曰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



應兵言出于爾而忘之邪然則晉果無罪乎曰有
罪罪不在興師應敵也秦師之來爲報殺之役則
所以致今日之戰者在晉不在秦以晉爲主而書
及孰曰不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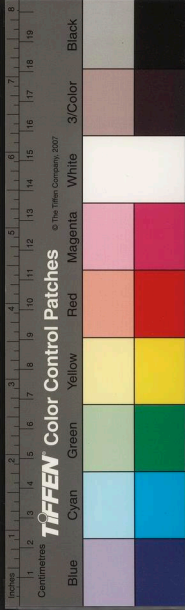
楚子入陳

宣十一年

楚子圍鄭

宣十二年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
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
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道蓋卽其國都矣而
經止書圍曷爲悉從經典胡傳以爲臣弑君子弑
父諸侯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
過故從末滅此論未爲全謬然知其一不知其二
也按楚子雖縣陳然卒從申叔時之言而復封陳
則不言滅而言入者蓋實錄也楚子雖入鄭卒退
三十里而許之平則不言入而言圍者亦實錄也
若謂討弑逆而從經典於陳猶合於鄭則非何以
知其非也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則楚
固恕其罪矣方盟而忽伐之中或怒其不服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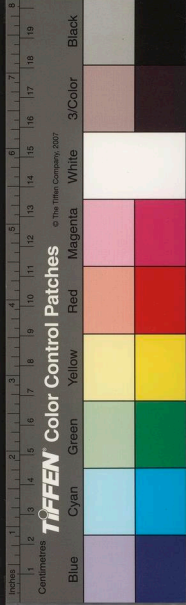


隨武子所謂楚子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是也豈正其弒逆之謂哉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宣十五年

傳謂宋華元楚子反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于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故不稱卿而稱人此說非也按楚築室反耕者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而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則華元之出承君命也非其君不與知也華元以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子反亦告曰吾軍亦有七日之糧子反以告莊王莊王怒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曰諾舍而止亦非其君不與知也觀楚子欲處而子反欲去則取必于上或有之謂其君不與知則過矣聖人不以信易食者寧使國人成餓以死而卒不可懷詐以相與也春秋之世猶有華元子反王道之在人心蓋未盡泯哉然則曷爲人之其臣謀之而其君聽之獨書其君則遺臣獨書其其臣則遺君故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主其臣而亦



不遺君也曷不書宋及楚平而必曰人哉人者主
華元子反也事起于華元子反而後其君從之故
曰人又起于華元而子反從之故曰及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 成七年

傳引許翰曰小害天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
相繼之象也此未必然愚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故
春秋僖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宣三年正月
牛傷乃不郊十年四月五卜郊七月四月三卜郊
十一年四月四卜郊宣十五年正月牛傷哀元年
正月牛傷聖人皆謹而書之見犯非其分天地鬼
神皆不相佑其旨微矣若以鼯鼠食牛角爲小害
天下賊上則魯侯僭天子禮樂之明驗也諸侯僭
天子然後大夫僭諸侯於三桓乎何誅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成十五年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公羊謂歸
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使嬰齊後之故書
曰仲嬰齊胡氏因之非也歸父弑君之賊其無後



也何傷且以弟後兄聖人因而不革非化工之筆
矣宜主穀梁之說穀梁云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
子由父疏之也蓋孫以王父字爲氏正也子以父
字爲氏變也曰疏之者隔而遠之也世近則親遠
則疎子而字父推而遠之云爾

九月辛丑用郊

成十七年

公穀皆云用者不宜用也胡傳旣因之矣又引或
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以薦也甚謬削之可也後
書曰始用人于社則前來未之用矣

父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杵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城虎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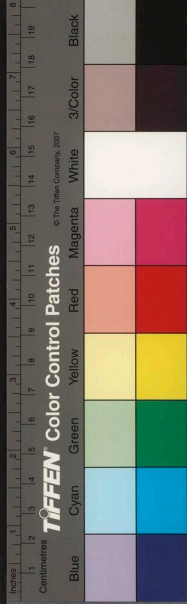
襄二年

中國爲鄭之不服故城虎牢蓋以威鄭非爲鄭守
也非爲鄭守安得而繫諸鄭乎傳稱據地設險可
貴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非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
丙戌卒于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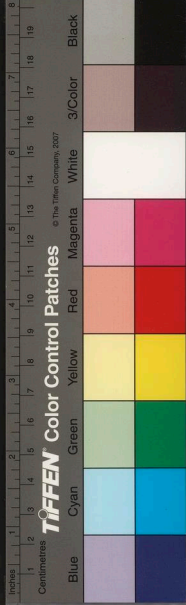
襄七年

世衰道微臣或弑其君子弑其父故孔子懼而作



春秋春秋大義爲誅亂臣賊子也然有不弑而書
弑者如趙盾以不越境書許世子以不嘗藥書鄭
歸生以憚勞懼讒書楚公子北以不能効死書齊
陳乞以慶長立幼書之也有弑而不書弑者如衛
桓則以嫡母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
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及陳
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
禮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晉州蒲則欲盡去群大
而王其左右是也蓋畫工能像萬物之形而化

工則併其神而鑄之像形者得其似鑄神者得其
真春秋者化工之筆非畫工之筆也故凡不弑而
書弑者非以大逆 誣臣子也迹不弑而心弑聖
人誅其心而懼之也弑而不書弑者非縱之也殘
賊之人謂之匹夫誅匹夫不可謂弑君也按允氏
鄭僖公爲太子時適晉不禮子罕適楚不禮子豐
及將會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
之則殘賊之人與鄭夷陳平國等耳書曰卒于鄆
其旨微矣胡傳從公穀謂僖公欲從中國其大夫



欲從楚而弑之豈不悞哉審如是則鄭僖乃賢君矣孔子安得而不正其大夫之罪哉不使夷狄之人加于中國之君此曲說也

十有二月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襄二十八年

按夏曆十二月無甲寅非無乙未也左氏謂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懲過也其說是已胡謂閏月之驗非也

春王正月公在楚

襄二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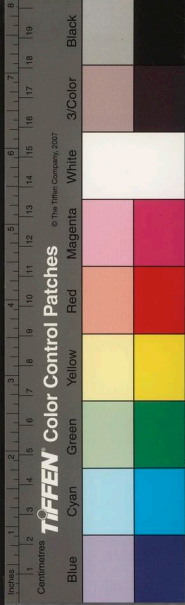
傳云歲之首月公在地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

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迫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愚謂上書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下書春王正月公在楚不奔天子之喪而奔楚人之喪據事直書而罪見矣故歲之首月公在他國不書而此獨書所以正名分也豈獨以夷狄所制強臣所迫而已哉

吳子使札來聘

襄二十九年

按左氏備載季札之事蓋賢者也公羊云吳無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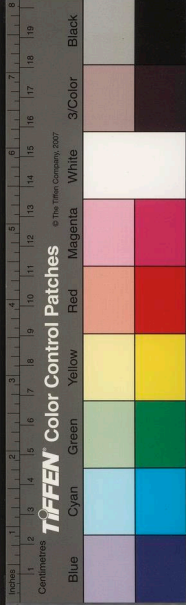
攻莒子弒之乃立乃字與以字正相應國人弒莒
子于先而展與立于後則書莒人弒其君密州正
實錄耳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麋卒

昭元年

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
王疾縊而殺之并其二子而自立是弒也今書卒
者何胡氏以爲中國不能致討他年又得大會諸
侯于申若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逆之賊
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此

也歷考春秋所書弒君而後與會盟者衆矣
何所不書而彼書大率弒而不書者皆所謂匹夫
也弒者不足責矣見弒者有罪則没其弒而不書
此仲尼自謂竊取之義非史官之舊文也況圍之
弒逆遠罷之聘穆叔知其將有大事矣虢之會蒲
官執戈諸國之大夫皆知其情矣黑股州分黎之
出鄭子產又知其將行大事矣邾敖爲君獨不察
焉則養成弒逆之罪者誰乎卒而不弒非過也且
下書公子比奔晉則其實亦不可掩矣



此說謬矣書名則罪輕書盜則罪重斬豹之名而
目之爲盜豈不愈見其危險之惡乎初齊豹見宗
魯于公孟爲駮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
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于事公
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
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
也子行事乎吾將死矣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
其可也及豹殺公孟宗魯死之琴張欲弔仲尼曰
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如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
受禮不爲利疾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
非禮夫宗魯不逃公孟之難而又不背齊豹之薦
已良亦難矣但繫姦而食之豹亂而受之則不得
爲君子耳故仲尼以成齊豹之盜而速孟繫之賊
責之非謂宗魯爲盜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傳云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闡
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
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因此爲夫子自序



其績夫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特太虛浮雲耳鄆
謹龜陰之田瑣末佃事也聖人豈自以爲功乎如
以來歸爲序績則鄭伯使宛來歸祊及齊人來歸
衛俘豈亦有績可序耶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俱定十一年

三家初築三都以抗魯君其後家臣復據之以抗
大夫按正義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
克定十年侯犯以郈叛一年再圍而不克由其城

故也仲由爲季氏宰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令

墮三都慮其拒之故帥師而往乃子路自立此謀

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

無百雉之城何休註云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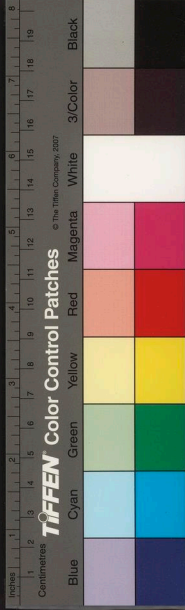
氏所食邑二大夫以宰吏數叛患之問孔子孔子

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畔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

有甲兵之藏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又傳稱費人

襲魯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以墮之爲是故

不禁也然則是役也問則仲尼言之非仲尼主謀



秋公伐邾八月巳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哀七年

夏齊人取讜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哀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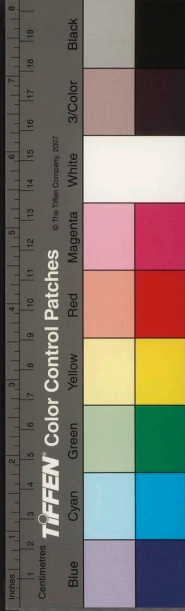
傳云春秋隱君之惡此何以備書于冊而不諱乎
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
不念其惡而追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
于邾是知其爲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
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
與之也此迂曲之論也春秋惟隱君之惡故滅邾
不書滅而書入處其宮晝夜掠執其君獻于亳社

因于負瑕此惡之極也不書執其君而書以邾子
益來所謂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者也按邾子益
齊出也齊人爲是取讜及闡而復使如吳請師將
以伐我乃歸邾子是爲有所畏而歸之乎抑果仗
義而歸之乎以爲能去其惡而與之謬矣屬詞比
事春秋教也上書齊人取讜及闡而下書歸邾子
益于邾比事以觀而魯人畏強凌弱之罪見矣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哀十年

傳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者也救在王室則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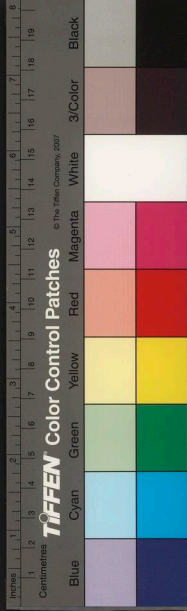
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
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
狄故齊吳救陳是也此論是矣復云吳雖蠻夷之
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
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
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
以吳不稱人爲深著楚罪則過矣陳僅存之國楚
人憑陵伐之信有罪矣吳能救之信可嘉矣吳楚
之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吳之救陳彼善于此則

有之非義師也故書楚公子結帥師伐陳據事
書而罪自見書吳救陳獨以號舉微示抑之意云
爾按左傳楚子期伐陳吳延用來季氏救陳謂子
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
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氏救陳不遽退故
削而不書書吳所以愧魯也二君不務德季氏猶
知之則吳之不得爲義戰信矣

春西狩獲麟

哀十四年

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蕭韶作春秋成而



鳳麟來事應雖殊其理一也舜孔子先天者也先
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氣也宓戲氏後天者也後
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于此者則曰文
成而麟至無見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文成麟
至理或有之然有麟不足爲春秋重也夫子刪詩
書定禮樂贊周易而無瑞無之不足爲聖人輕也
比之河洛簫韶而誇大之則陋矣

鍼胡編叢書六卷 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